



文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序

孫容菴甲藁序



容菴孫先生早以文學自負授後里中門下受業者常數十晚  
與世不偶發其情性於詩令其家集甲乙丙彙為三帙當先生  
無恙時乙官湖王公介為序丙今念齋陳公彬筆也獨甲篇首  
無所屬太史公將以自序云爾不幸未就膏肓以歿後二十二  
年先生之子演之孫應角出其本命予序以補其遺先生之為  
詩縱橫變化千態萬狀前二公模寫極美後生小子於前輩畦  
徑不能窺也獨嘗往來容菴知先生所以為詩者今夫山一卷  
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天水一勺



之多及其不測龜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天下之奇觀莫  
具於山水非有情者莫之為而為何哉傳曰山藪藏疾江  
海無風則其所容者衆也先生之菴介於闒闕敞二尋高為楹  
不踰丈求其領畧江山收拾風月則亦無有乎爾然先生讀書  
白首不輟皇王帝霸之迹聖經賢傳之遺下至百家九流閭閻  
委巷人情物理纖悉委曲先生旁搜遠紹蓋朝斯夕斯焉是百  
世之上六合之外無能出於尋丈之間也以一室容一身以一  
心容萬象所為容如世詩之所以為詩也先生名光庭字懋  
居房陵富川以詩書世家今其子惟終放情哦詠為詩門再世  
眷屬其孫懋於文學方翹翹自厲發矢於苒湍流波於既溢以  
卒先生為詩之志詩之道其昌美乎予里人也知先生為詩之

故與其不以積累繼述者因發之以補二序之未及云

### 危恕齋論序

近世有雅塘隄齋二危論行於世予讀其文庶幾前輩之彷彿  
者矣吾知恕齋危先生其所為論積成帙學者爭傳為矜式先  
生學為示梓之宗行為章甫逢掖之望放而為文所謂仁義之  
人其言如臨川戶陵之危是或一道也抑二危以此決科發  
身而先生不偶於場屋以死則所遇之足悲也雖然遇不遇無  
足計也于其人而已然則學恕齋為文尚從其人求之

### 金匱歌序

金匱歌者鄉前輩王君良叔之秘醫方也初良叔以儒者涉獵  
醫書不欲以一家名一日遇病數十輩同一証醫者曰此証陰



也其用其藥無疑數人者駢死醫者猶不變良叔曰是証其必  
他也有以合少更之遂服陽証藥自是皆更生焉良叔寃前者之  
死也遂發念取諸醫書研精探索如其為學然又之無不通貫  
辨証察脉造神入妙如庖丁解牛偃倭承蜩因自撰為方劑括  
為歌詩草紙蠅字連帙累牘以遺其後人曰吾平生精神盡在  
此矣其子季浩以是為名醫其子庭舉蚤刻志文學中年始取  
其所藏讀之今醫遂多奇中一日出是編予然後知庭舉父子  
之有名於人其源委蓋有所自來矣天下豈有無本之學哉世  
道不淑清淳之時少垂危之時多人有形氣之秘不能免於疾  
世無和扁寄命於嘗試之醫斯人無辜同於嚴牆桎梏之歸者  
何可勝數齊高疆曰三折肱知為良醫楚辭曰九折臂而成醫  
言屢嘗而後知也曲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言嘗之久而後  
可信也人命非細事言醫者類至謹如此然則良叔齊楚人所  
云醫也若庭舉承三世之澤其得不謂之善醫矣乎予因謂廷  
舉曰凡物之精造物者秘之幸而得之者不敢輕然其父未有  
不發周公金縢之匱兄弟之秘情也至成王時而發藝祖金匱  
之誓母子之秘言也至太宗時而發君所謂金匱歌者雖一家  
小道然祖宗之歲本以為家傳世守之寶其為秘一也予之發  
之也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廷舉曰大哉斯言予祖之澤一日世可  
以及人予為子孫不能彰悼先志恐父遂沈湮上貽先人羞敢  
不承教以廣之於人子嘉廷舉之用心因為序其本末如此良  
叔諱朝弼季浩諱淵廷舉名槐云



張宗南木鷄集序

三百五篇優柔而篤厚選出焉故知其平易而極不異學子宜讀詩以選求之如曰駕言陟崔嵬我馬何虺隤我姑恥金壘維以不永懷如曰自子之東方我首如飛蓬言無膏與冰為誰作春容詩非選也而詩未嘗不選以此見選者出於詩特從魏而下多作五言耳故嘗謂學選而以選為法則選為吾祖宗以詩求選則吾視選為兄弟之國子言之不莫予信也一日去水張彊宗南以木鷄集示予何其酷似選也從宗南道予素宗南欣然便有平視曹劉沈謝意思三百五篇家有其書子歸而求之所謂吾道東矣

趙維城洗冤錄序

漢法殺人者死我國家之敬由獄尤於人命重致意焉情法輕重相去一毛轉移敵愾其謬千里吾儒坐論書史志其大者固自以司空城旦之書柱後惠文之學為不必講不必講可也而一日臨事懵然受成其為誤不少愛人利物之心謂之何哉近世宋氏洗冤錄於檢覆為甚備宋氏多所敷歷蓋履之而後知吾邦趙君與樵甫階一命而能有志乎民反復駁難推究其極於宋氏有羽翼之功矣使君自此有中外之迹日增月益豈曰小補之哉書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又曰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祥刑之本也讀趙君此編而於書再三焉雖不中不遠矣

龔知縣帥正錄序

訟九五曰尚中正下四爻竟至於不訟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



正惟上九一爻犯終凶至錫帶三褫豈帥之者之罪哉居卦之終為險健之極異其矯揉非百倍其力有所不能茲易所以為憂患之書也龔君子輝宰吾廬護其聽訟必據經守法不肯少委折以二民聽凡斷筆備言之冊踰年幾三秩名曰師正錄大哉君之用心乎廬陵訟最繁自君視事日以銷殺後所帥也然猶不免於有錄而錄不免於再且三風俗所積其寬也久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縣古諸侯也使君私其土乎其人教化之人也深則是錄可以無作今之縣三年一替君之所試曾幾何時讀是錄也庶幾甚月而可者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君而以無倦行之是錄也固筌蹄之粗也歟君名曰升諱章人

蕭愚夫采茗集序

選詩以十九首為正休晉宋明詩雖通曰選而藻麗之習蓋日以新陸士衡集有擬十九首是晉人已以十九首為不可及十九首竟不知何人作也後江文通作三十詩擬晉宋諸公則十九首豈乎其愈遠矣予友雲屋蕭君憲夫五年前善作李長吉體後及學陶自擬子靖又學選今則駸駸顏謝間風致惟十九首遠慷慨一唱三歎而有遺音更數年雲屋進又未可量也十九首上有風雅頌四詩侯子山居既成俯仰溫故又將與君細評之

羅主簿一鷄詩序

詩所以發性情之和也性情未發詩為無聲性情既發詩為有



聲聞於世聲詩之精宜於有聲詩之迹前之二謝後之二蘇其  
詩琅偉乎聲今世所膾炙然此句之韻之者耳夢草池塘精神  
相付屬到床風雨意思相怡愉溥曰立見其參於前在輿見其  
倚於衡謝有焉樂則生則惡可也蘇有焉東溪君嗜詩叔曰  
北谷而雲公又其弟鶴鳴子和填歛麓應天和流動雍一堂  
所謂無聲之詩也噫謝之樂不能兼蘇上之樂不能兼謝東溪  
君合蘇謝而一之其然庸有既乎若夫君所以句之韻之者予  
非能詩又焉能評其歸問之二公

新公二首季輔杜詩句外意

杜詩舊本病於篇章之雜出諸家註釋  
季輔平生嗜好於少陵最爲編其詩攸文選休歌行律絕各爲

一門而紛紛註釋自以意爲去取意之所合列於本文下方如  
東萊詩記例而總目之曰少陵句外予受而讀其允蓋甚愛之  
既錄其副則復慨然曰世人爲書務出新說以不蹈襲爲高然  
天下之能言衆矣出乎千載之上生乎百世之下至理則止矣  
虛其心以觀天下之善允爲吾用皆吾物也是意也東萊意也而  
北山子得之觀舞劍而悟字法因解牛而知養生予也受教於  
北山子矣

忠孝提綱序

江流滔滔日夜無聲水之常也至於石觸之鳴風激之爲波則  
水之所遭拂乎常矣爲臣忠爲子孝出於夫人之內心有不得  
學而知勉而行者古之人都俞吁咈定省溫清行乎忠孝之實



而不必以名知於人此人道之自然也若夫處時之變遭事之不幸始有不得已而忠孝之名歸焉則亦有可憫者矣帝齋郭君其有感於忠孝之事既取古人之大節助分而為之書又哀皇朝事為後卷君之用心所謂先立其大者吾讀其書蓋世變存焉非徒纂集之末而已抑有頌與君講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士君子之於天下固不必食君之祿而後為忠親存而後為孝也語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義理之責庸有既乎君更以是推廣其說使人人知忠孝之為切已事常也由其道變也不失其節則於世教豈曰小補之哉

### 八韻關鍵序

八韻關鍵者義山宋居時史所編賦則也魏晉以來詩猶近於

三百五篇至唐法始精明唐之後條貫愈密而詩愈濶矣亦六藝中之一觀雅頌大約可考騷辨作而體已變風氣亦變亦愈下由今視乾澤以為古由乾澤視金在鎔有物混成等作又為古矧長揚子虛而上胡可復見然國家以文取人亦隨時為高下雖有甚奇傑之輩有不得倂若於此若宋君並例嚴用功深蘊亦深達於時官者宋君執此以往一日取先場屋然後會而棄之肆力於為文其於古也孰禦雖然又豈惟文哉  
壬戌童科小錄序

景定去歲童子十人挑誦兩卷既中試中書如初考吾里王元吉為首恩科兩試太常以次一人一試童子歸而課業當為來科新進士否則再試試文中即待年出官矣噫其亦咄嗟



乎哉山林之士白首佔畢有終身不得名薦者蓋下士於朝者  
童子未離幼學已得以財長頡頏當時雖其得於天者不九而  
貴之也人無異辭然世之厄於命者何限若此獨不以自幸哉  
童子歲月方來而未艾也天下事有大於科目之學者矣則將  
何如韓子送張童子序曰暫息乎其所以學者希而勤乎其所以  
學者子謂童子其所以學者經也經載道書也童子何託其言  
語而已而況潛義理變化氣質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未之  
及也童子而能自其所已學者溫習維繹深加履踐希賢希聖  
求之有餘師而其所未學者徐徐而勤之不為後也大學之法  
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童子有之子也有志乎競展  
者日斯邁而月斯壯慨然多美敢無以相童子童子倘有利於  
予言笑乎

題家保狀序

吾鄉孫幼賓善與人周旋受人託必忠吾黨之士多與為知識  
三歲大比其欲結保就試者率以狀轉授俾上之有司幼賓無  
所愛力每科輒結至數百保榜揭之日籍中多得人由是中禮  
部者常有之從事數科令人將詔歲人爭以幼賓為有驗雖幼  
賓亦不能自巳一日持其籍以告予曰君疇昔籍中人也其為  
我序之子不能辭焉按周禮六司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  
之此鄉舉里選之風也考諸漢師則五家十家五人十人又使  
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九保必有連坐古以德行取人  
於此猶有取爾周官之法度與閔雖麟趾之意固不相悖也進



士始於隋唐本朝公襲不改日引月長弊倖浸出上之所以閑  
防禁制者務盡其術若宗保狀其一也科目與鄉舉里選自不  
同然其所以立法之意殆相似然五州士風接歐周胡楊之遺  
知所自愛其麗於族師之禁回鮮矣幼賓作事必履實其所受  
託亦不輕所任刑罰之相及相共者再又因為幼賓一保吉為  
州距應試二萬餘然他日行之率是知名之翹翹者幼賓自此  
網羅無遺便千佛之名盡萃於一籍則幼賓繼今皆慶賞之日  
也吾為子賀不既多乎幼賓曰噫欲將至有開必先君言且驗  
矣再籍屢驗不一驗將德福於君請執此以往

### 又家保狀序

吾嘗觀李肇記唐科舉事知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於

謂之鄉貢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籍而入選謂之春闈  
將試相保謂之合保既捷列姓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宴  
於曲江亭謂之曲江會進士之為貴於天下其來尚矣其吉泉  
人肯為五品黨家保狀使不煩自投於官殆好事者介予所  
知識以其籍求序予前一夕夢有持一卷來曰桂籍將此夢若  
驗焉者是籍之人由秀才試舉場由鄉貢試春闈拜座主叙同  
年赴題名所入曲江會將必自此合保始雖然使君籍而止得  
科目人也吾何觀焉天下事蓋有大於此者矣仁山蒼蒼文水  
泱泱歐周胡楊休有耿光獨無遺遺芳而曾曰之者歟吾之望君  
籍也如此

新淦曾叔仁義約籍序 名公苞



財利在天地間為善理之賊三代以下選舉不以德行則士雖為聖賢猶將從科目以進舉于鄉里固得時行道之發軔也然士方窮時驟得一舉屬有千里之役無所取資不得已俛首屈意以為此之求是不待仕固已賊其心矣此義約之所以不可廢也予至新塗親黨曾君叔仁出其所謂青雲約魁星約者其為約視他郡特有寓公助送之例可以觀是邦之風矣吾黨之士九與斯籍名薦書爰在所居者無深責行者無復顧且其氣以從事於文寒寒謬謬進奉天子之對由此培植為他日賢公卿大夫殆此籍有助焉然則區區周急義之末者耳其於人才有關係則於後之世道不為無益其為義不亦大哉

送隆興鄒道士序

新吳昭德觀或傳西晉劉仙人飛昇之地其觀前井猶仙人時丹井也今鄒高士居其觀亦以煉丹名或曰高士仙人之徒與予請其所以為丹則高士之丹非仙人之丹也仙人之所謂丹求飛昇也高士之所謂丹求治病也仙人之心狹於成己高士之心博於濟人且夫蕪人已為一致合休用為一原吾儒所以為吾儒也重己而道人知休而忘用異端之所以為異端也高士非學吾儒者以能以濟人為心噫高士不賢於仙人歟

送彭叔英序

彭叔英以秀才精躋度推予命謂劉星居多責若他日可為國家當一面者異齋歐陽先生以三命折之具為之說與叔英辨予命叔英既下第一等人累先生齒頰區區何足以當之抑



叔英所以許子謂主命得火行限得金李羅計故至於有主殺  
伐等語雖然此以論項籍關羽教曹檢虎之流則可而世固有  
不必如此而為名將帥者矣非叔英之所知也子獨以為陰陽  
大化細縕磅礴人得之以生其為性不出乎剛柔而變化氣質  
則在學力如叔英之許某星主剛某星主柔得剛者必不能柔  
得柔者必不能剛則是學力全無所施而一切聽於天命聖賢  
論性等書俱可廢已子性以謂稍剛殆抑子所謂奇偏者凜焉  
朝夕惟克治矯揉懼陷於惡敢以命為一定不易之歸乎叔英  
憮然曰子言命君言性命之矣抑子所以為君言者自謂不誣  
上圖各有志乎之志碩聞所向請轉與巽齋直之昔諸葛孔明  
與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遊學荊州嘗曰卿三人仕進可至郡  
守刺史三人問其所志孔明笑而不言子非孔明也子之志豈  
叔英得窺哉

送王山立序

官湖王先生以文章名家其子山立無事於弓冶之業蚤携琴  
書相從諸公筆硯間既而曰士不為司馬子長遊不足以為學  
於是上下四方者幾年于行今遊且倦矣湖海之風波浸憇山  
林之歲月漸長歎其如川方至之盛以就公霜降水涸之實山  
立將從事乎此昔孫泰山為養索遊范文正公館以月俸三千  
遂得晉意於學卒為一世師表誠齋素貧每劉氏然以故旁搜  
遠紹及讀世間未見之書南渡以來林樾空與二先生之事夫  
人而可為也會有拈出故事以嘉惠山立者其靜以待之



與山人黎端吉序

與癡兒說夢終日悶悶使人欲索枕信臥明者了了不踰頃刻  
能解人數百年中事恨相見晚矣山人黎端吉客吾門旬日風  
雨旦稍霽入吾山一瞬而還若有德色問之則山川巨細情狀  
變態信手圖畫如山中生長然者何其敏也黎氏祖為吾鄉羅  
氏墜地百年效驗猶不見端吉食其報久解以術世其家翁信  
未死哉端吉遺予地予方撰履出郊而端吉又將十八灘上矣  
臨別叙其說其歸也為予復來乎

贈林梅所序

何所無花屋擅蘭擅菊林擅梅乃若有定所然古者以功為  
地之封建後世以文為花之封建後之豎篋之辭林之詩皆有

功於花是故花托於斯文而後得其所焉意元曉三徑今無傷  
存林之孫為獨旺世襲孤山與花周旋所謂居其所而不遷者  
君克拓門庭於詩道益進宜惟克有其土地抑亦光昭其先君  
之功懋哉懋哉

送項巽可入南序

東坡作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讖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  
坡在南方亦云茲遊最奇絕又云茲遊奇絕冠平生當文公諫  
佛骨豈敢欲為指陽之行坡不主禪黨禍乃以炎方為事自古  
詩人大言而非情往往如此如項兄巽可與權之度嶺也訪  
子於玉虹子問子休不得已行何為則曰巽可生也有四方  
之志弱冠時嘗一嘗禹已而走上饒表疊山拜東岡古為然



後經潯陽出赤壁登黃鶴樓今也又將往見東園吾所學子長  
遊也他時入南者以風土為神與權年未三十神澤而氣強塔  
登行數千里如適其東家是其要觀南海而從奇絕之遊者非  
詩人大言類也子長南游江淮上會稽關九疑浮于沅湘北涉  
汶泗講學齊魯過梁楚以歸而平生車轍獨未至廣與權今游  
子長之所未游從而編定吳楚按子長東南故跡登淮山以望  
中原以庶幾盡見天下之奇子長作史記序三千年事為五十  
萬言漢至今又千有餘年不知與權後之所書其詳畧如何書  
成以論我

送賴伯玉入朝序

賴君成孫伯玉孺竹澗五雲人自幼已好詩長而浸癖有甲乙

藁行於人戊午出宜春道中得詩三十歸而哀以附於乙自是  
以行為趣一日以書抵予曰某也將泝十八灘踐空同非子寵  
茲行彼之山靈水神未易屈降賴君之行殆不苟然賴之勝處  
如鬱孤如八境如廉泉如塵外寺則如慈雲天竺在唐有香山  
品題至今墨蹟如新入本朝東坡山谷之流交有以發其奇而  
長其光價而東坡蹤跡之密精神之著又其尤者也賴君觸目  
為思開口成句而騷人墨客之遺又有以動其疊疊焉者虛而  
往實而歸此行稔宜春章貢之得其自足之成丙藁可知也君  
之茲役予何能贊一辭抑予有請焉君方盛年於詩之道其所  
造已非他人以一句一字名世者比以君之資其當他有所進  
乎司馬子長足迹幾徧天下後來竟能成就史記一部或議子



長所用小於所得少陵號詩史或曰讀書破萬卷上用資得下  
筆如有神耳頗致不滿韓昌黎因為文章漫有見於道德之說  
前輩譏其倒學然猶不為後文卒得以自附於知道橫渠早年  
縱觀四方上書行都超然有凌厲六合之意范文正因勸讀中  
庸遂與二程講學異時德成道尊卓然為一世師表其視韓公  
所為蓋益深遠矣今君挑包負笈將四方上下以求為詩予也  
不止望其為前所稱騷人墨客者因誦言諸公之失得如此君  
且行矣歸而求之有餘師

送李秀實序

三月二日予有行役宿郊外次日昧爽有來謁者視之李君秀  
實也李君初不之識一見察其為能言士坐定出詩三首其自

序末句曰他事無求求者道莫教徒手只空轅今人有好為尊  
大以道統屬已自任終日瞑目夜半授笈已者二三言曰道在  
是矣隱君授書孺子取履昔人以為近於鬼物往往類是李君  
之求其諸此之求歟李君曰予知不及此予丈夫也桑弧蓬矢  
之志將於子長遊發之噫嘻子長盡天下之觀一部史記取資  
於此先民有言杜子美讀書萬卷止用資得下筆有神耳予固  
為子長惜也橫渠先生早年英邁之氣奮不可禦上書行都縱  
觀四方後乃精思力踐以其學接孔孟之緒朱文公贊之曰早  
悅孫吳晚逃佛老勇徹畢此一變至道懿哉淵乎李君所欲求  
者道也則子長之終身不足師法橫渠何可當也顏何人哉晞  
之則是於李君之別也書此以贈



送彭和父遊學序

彭江西三瑞之一和父其孫也家傳讀書半世以教人為業以兩歲無珥於館將遊學以問於四方命予曰可行乎今夫大寇我如大裙襜如談道理非不纏纏可聽一旦有飲食之累則棄三尺蕩四維苟可以求無飢者無所不至和父雖失館夷然無感容所為皇皇問館之外無他筭此之謂不失其本心悠悠穹壤獨無知心者歎

贈談命朱斗南序

天下命書多矣五星勿論若三命之說予大槩病其泛而可以意推出入禍福特未可知也惟太乙統紀鉤索深遠以論世之貴人鮮有不合然閭閻賤微有時而適相似者倉卒不可辨予

曾謂安得一書為之旁證以窺見造化之庶幾哉最後得朱斗南出白顧山人秘傳書一卷以十干十二支五行二十七字旁施午豎錯綜交互之中論其屈伸刑衝六害察其變動生旺官印空而為衰敗死絕表敗死絕破而為生旺官印祿馬不害為貧賤孤劫未嘗不富貴盈虛消息觀其所歸和平者為福反是為禍其言親切而有證予切愛之獨其所著之文可以意得不可以辭解乃循其本文變其舊讀繫之以其凡表之以其例其不可臆見者闕疑焉統紀十干各一詩其辭雖若專指一干而云而十干取用無不相通故詩雖以百數其大指數十而已亦復如白顧之例別為之篇以附見其後使二書貫穿於一人之手彼此以補其所不及年月日時雖相去一字之差而於銖



兩輕重為不可証矣斗南吉水人拔起田間談命皆自得之妙予謂初事統紀失之者十之二三也繼得白顧書失之者百之二三也予觀斗南用二書書中所不在論偶然而不中則反永之吾書書未嘗失顧用書者或未盡耳予又恨白顧書有闕疑也天命之至矣出於人之所俄度者不可一言而盡也吾所見斗南論命就其一家真白眉哉是為序

又贈朱斗南序

甲巳之年生月丙寅甲巳之日生時甲子以六十位類推之其數極於七百二十而盡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日時則命之四柱其數極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無以復加矣考天下盛時九州主客戶有至千四五百萬或千七八百萬而

羗服之外不與焉天地之間生人之數殆未可量也生人之數如此而其所得四柱者皆不能越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今人間巷間固有四柱皆同而禍福全不相似者以耳目所接推之常有一二則耳目之所不接者安知其非千非百而命亦難乎斷矣且夫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二十巷中人生姑以百歲為率是百歲內生人其所受命止當六分之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矣嘗試思之宇宙民物之衆謂一日止於生十二人豈不厚証而星辰之向背日月之遠近東西南北天地之氣所受各有淺深則命之布於十二時者不害其同而吉凶壽夭變化交錯正自不等譬之生物松一類也竹一本也或千焉或萬焉同時而受氣也然其後榮者枯者長



者短者曲者直者被斧斤者歷落而傲年歲者其所遭遇了然不侔夫命之同有美而其所到豈必盡同哉然則參天地之運關盛衰之數此其間氣或數百年或百年或數十年而後一大發洩必非常人所得與者於五十餘萬造化之中不知幾何可以當此而天地寶之不常出鬼神祕之不使世人可測知也嗚呼論至此則命書可廢也耶因書于歐陽先生贈月窓說後

贈曹子政劍客序

江西劍客吾鄉曹子政筆命標榜也予曰子卜也而取劍何居曰世人賣卜事諂媚指苦口皇皇於一食之末予恨其道之不直也如是而福如是而禍一無所回護故予剛者之為也予言必剛者而後能聽劍是以得名予曰噫嘻昔人有學字觀公孫

大娘舞劍而神劍無與於字而迴翔赴仆之間乃是以相發今予雖為卜而有取於劍之剛者亦詎曰不宜哉或曰然則是腹劍也予曰惡是何言子政豈口如蜜者邪或人語塞因書以遺之

贈山人黃煥甫序

黃景文煥甫乃祖顧風水名術也予里大家祖地多出其手而煥甫以術世其家前十二三年予嘗以詩送之又數年覺煥甫小異亟取詩更其辭而實未深知煥甫也煥甫游從日以密講辨日以多今也而後探其胸中之所存果有大異乎時人者噫知煥甫晚矣煥甫嘗與予上下阡隴九子動心駭目以為奇詭雄特輒掉頭不謂然至淡然平夷漫不起人意往往稱不容口



予始甚訝之久而服其為名言也大槩煥甫之術以為崇岡復嶺則傷於急平原曠野則病於散觀其變化審其融結意則取其靜勢則取其和地在是矣舍是而求地亦固有之而非煥甫之所謂地也山人之獻地者日至吾門予使煥甫往觀常不滿一笑煥甫曠數年始獻一地所獻真如其說予為山人所欺者多矣若煥甫真不我欺者惜也煥甫汲汲黜口以奔走於四方以予之近且久幾不相知卒然使人一見使人愛其術而不疑斯亦難矣予嘗謂能為煥甫百指計使煥甫安居一年必能時發天地之藏以使予欣然而不厭予方煮石山中計必不能及此姑遽其說庶幾有因子而信煥甫煥甫必能出所學以報所知是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予又何幸焉

贈黃璘翠微亭

黃璘吾鄰人得祖父風水之學問與之登山鋪張造化日月淵翻亦可愛吾館人議以翠微名之翠微山之腰蒼蒼鬱鬱山之象山人所得稱神微乎微者地理書所謂隱隱隆隆吉在其中此則麓心者所不能得其彷彿黃生齒新而意銳更下入細工夫以廣勢吾所謂微者

贈仰顛峯拆字序

顛峯仰宗臣以拆字之術行京師諸公贈言陳姓驗甚悉予未即信試之且數年每言輒奇美哉予問顛峯曰禍福將至必先知之吾聖人則有教矣就字而書字心畫也得於心應於手夫圖動乎四體之一也由此而推實稟之強弱操術之正邪生



死壽夭貧賤富貴之理於其學書之大体而夫人之平生可一言而盡是則予固能知之矣夫卒然而遇人曰請所欲書夫人者亦倘然應之曾不經意而予於其偏旁上下之間細繹解說曰某宜禍某宜福則其臨書之際豈亦有鬼神壓乎其上誘其中而運之肘歟不然字而字耳何靈之有顏峯曰未也天下禍福之占于其動而已木之榮枯康節不能索之於其靜一葉之墜葬法生焉世人見隊葉多矣誰知大化寄此取末子之觀字也于其心某之觀字也于其心之動是法也得之異人異人誠勿言君退思之子推其理不可得而又動於顏峯之異則思夫聖人之於事其存而弗論者不少矣相視一笑就用其言贈焉

送僧了敬序

萬安僧了敬丙辰年來詣示予以夫子像予初性之與之語彷彿儒者氣象閱諸公賞音則知其能為詩能讀先儒語錄又能築讀書堂以與邑之逢掖者處而後嘉其來意之有以也越五年予至其宮求其所謂讀書堂者觀之則方良緡欵材召審曲面勢者而商度焉因知諸公所以亟稱之者書其志也敬師之竟就是役者志之不忘也自佛入中國其徒牢護其說遂與儒者之教並立於天下大顛上於海上韓公屈與之交當時壽窮寂寞之餘以其聰明識道理姑與之委曲於人情世故之內其於變化其氣質移易其心志攘除其師之教未必有焉以今敬觀之則其崛起於浮屠之中而若有得於聖賢君子之說而兀精業勤行以學韓之學者又與之周旋一室以上下於其間其



為聰明識道理也多矣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孟子推為豪傑然則敬師非僧之豪傑也歟

古水縣永昌鄉義役序

古水縣永昌鄉某都建義役復淳熙成規也予同升陳君某既為序則貽書於予曰願資一言使鄉黨鄰里有所憑依且庶幾徼福於君之筆俾勿壞予惧不敢當以其為義設不得辭嗚呼義役之不行而差役之紛紛何甚也民無以相友助相扶持乙曰甲當役甲推之乙乙復曰甲展轉而聽命於長民者之一語時則其權在於官官無以自為也鴈鴛行鉗紙尾而進曰其宜差其有以私其人則改曰宜某時則其權在於吏一方之版籍一胥主之高下其手索於多寡之實時則其權在於鄉胥閭閻

之間紛爭之微黠黠者乘間而起告訐因之而差法以亂時則其權在於奸民受役者有二三年迄無一事有不幸而殺傷盜賊屠於其境不旋踵家破時則其權在於天今吾陳君與其鄉約曰爾役月日若干爾束賦若干爾費若干至若干以上助若干一切惟公是據處之者無規辭承之者無拒色是役之權不在官與吏與鄉胥與奸民與適至之天而在吾鄉里和氣間義之用大矣於利以遠而無訟仁也使人知有遜讓禮也不以資奸智也盟而無敢後先信也一舉而五常備焉豈惟義於鄉之長上其中告子弟曰如是而福如是而禍守約者以處敗群者交罰使一守身是法永永無戮則其於是邦之風俗不為無小助意亦安能下其法於天下哉



龍泉縣監漕鄉舉題名引

恭惟祖宗以取士為國三歲大比所謂從數路得人古遠江吾廬陵佳山水邑也廬陵諸老發身六一公漕庵以學舍益公誠齋以鄉卒獻簡公以漕貢而獻簡生遂江文獻風流又其最近且親者山川毓靈人物代興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為題名引



文山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題跋

敬書先人題洞岩

按先君作此詩時天祥甫七歲後十五年知觀任道士始摹本

以來又越三年以次道士朱山月復為軸以相遺維先君子天韻冲逸神情簡曠使一日脫人事之累黃冠野服逍遙林下真所甘心焉為子不德使先志不獲遂捧軸却立為之泫然

跋曾子美萬言書

菊坡天人文溪菊坡樣人菊坡不可作已願見文溪五仙如在天上寶辰夏五集英殿賜某等進士第入局一日同年曾兄子美來訪議論慷慨知非凡人扣其所宗則傳菊坡法衣密文溪



講席者也當布衣時春宮一疏已能發荆坡之所欲言他日為天子御史直氣凜凜必能赤文溪檝悠悠風塵安得若人寶祐丙辰書于期集所

跋李景春紹興萬言書藁

吾鄉布衣李君景春上書於紹興言盡䟽問閭隱微之故可謂知無不言矣嗟亦惟我高宗皇帝仁厚惻怛勤求民瘼是以旁通下情庶幾古者詢于芻蕘之遺意九我有官君子暨于國人式克于勸讀君之言當時州縣間可嗟嘆者如此今去之百有餘年孰知又有過於君所觀者識者於此又重為世道感

跋劉翠微罪言藁

崔子作亂於齊太史以直筆死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書者又不輟遂舍之崔子豈能舍書已者哉人心是非之天終不可奪而亂臣賊子之暴亦遂以窮當擯用事時受密旨以私意行乎國中歎弄威福之柄以鉗制人之七情而杜其口胡公以封事貶王公送之詩陳公送之啓俱貶擯之窮凶極惡自謂無誰何者矣而翠微劉公猶作罪言以顯刺之公固自處以有罪而擯卒無以加於公噫彼豈舍公哉當其垂危九一時不附和議者猶將甘心焉公之罪言直未見爾由此觀之賊擯之逆猶浮於崔而公得為太史氏之最後者祖宗教化之深人心義理之正擯獨如之何哉公之孫方大出遺藁予因感而書

跋繆上舍萬年論丁相大全詞案被點為以漢案巡檢



讀繆言詞案世固有如此宛事哉掩卷為之太息

跋歐陽公與子綿衣帖

東坡跋歐陽公與其姪通理書云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偽今觀此帖綿衣之外一語不及其私以此見前輩心事未有不可對人言者

跋胡景夫藏澹菴所書讀書堂字

此澹菴所隸以與壽亭者也壽亭於澹菴為累從弟澹菴臨大難決大議不負所學於國為忠臣於親為孝子斯讀書之所致也公崇叙宗族復以讀書勗幸其弟固曰使之有所顯揚也于其先與有榮焉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澹菴以之壽亭曾孫景夫世其家寶澹菴真墨徽堂而新之復其扁用詔于子若孫

以追孝也考作室既底法取子乃弗肯堂景夫追斯責矣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箴脩于此者尚勉之哉

跋呂逢德所收平園文字

此石刻司馬文正呂正獻為翰苑時贊書跋藁則鄉衣平園周公為直院時手筆也平園此跋屬意於文正之曾孫淳熙距今幾季善本存否未可知而其刪改塗注初藁爛然則呂氏得之逢德以示余噫其謹箴諸

跋誠齋錦江文藁 知瑞州日作

誠齋當淳熙之季以少蓬出守距今七十有七年矣其他日嘗讀道院集見所品題甚多及乘此則先生一字之跡無復存者惟亭閣尚留其名而屋亦化為烏有矣有則盛歎老屋亦未知



其為當時屋否也一日得先生錦江尺牘一帙大率吏措而為先生手筆者四其三蓋在那時作其一作於還朝以後而附諸帙尾者典刑遠矣於此尚庶幾見之嗚呼庚申一變瑞之文物煨燼十九修復以來得十年間殘編斷簡不啻足矣而況出於七十年之前者乎且方其文物具備之時此帙非郡之所得有收拾散亡之餘乃能有前日之所未嘗有斯不謂之益奇矣乎既勒諸石書以識之

跋崔丞相二帖

菊坡翁盛德清風跨映一代歸身海濱當相不拜天下之士以不得見其秉鈞事業為無窮恨今觀兩帖所稱規模意向局面話頭者則文武之道具是矣一朝踐其位固皆舉而措之者也後書論邊計尤切是時楚叛一矣而公以不得盱眙為憂若不

跋李世脩藏累科狀元帖

國朝踰三百年所謂進士第一者何止百數披圖而觀某如何某如何夫人得而知之李君世脩先世多與其顯者游今其家藏墨蹟僅十數紙而其可愛敬可鑒戒者已粲然可見李君又欲廁予語於其間不知後之視予又以為何如也嗚呼是可不

崇寧哉

跋李龍庚殿策

三代以下無良法取士者因仍科舉不能變士雖有聖賢之資



倘非俯首時文無自奮之路是以不得不屑於從事而其所謂文蓋非其心之所甚安故苟足以訖事則已矣豐城李君彞甫有文學且評所尊稱晚乃屈就南廡試名在第三衆共惜之門人好事者取君所對策刻諸梓予得而讀之君信能事矣然由君言之當時寸學之筆何啻芻狗君姑借此脫苕布蓋將有所行於時而豈以是為有餘哉此非好事者之所得知也君非碌碌意積蓄必有深厚故予獨探其心表而出之

跋王元高詞科擬藁

號稼村後國正添梓

我朝言治者曰慶曆元祐乾淳朕亦惟歐陽子蘇公兄弟周益國三洪氏以其宗工大手掌朝廷文字以為之縑籍粉澤功光當時垂休無窮豈曰小補之哉國於天地必有興立而尚論其

盛則其渾厚醲郁光明俊偉百世之下想望風采必於斯文卒是稽傳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上之不可已也如是往時有博學科有宏詞科士各知所崇尚近世此學寔少於是而小詞科之制立其望於人甚約也而應令者迄亦落落人才於是少衰矣豫章王君義山元高自為舉子時獨有志於此國家大制詔大誥令擬諸其形容者叢鉅冊其能出章逢佔畢之士矣元高登進士乙科調永州司戶叅軍意若不自滿謀卒業以大科致身乃已予謂元高一命以上皆將有世道之責子歸而求之他日中興太平之盛所謂號令文章煥然可述以與三代同風者安知責不在子而正不必曰吾不得志於進士而退為是也元高欣然納之遂存其說於帙尾云



跋呂元吉先人介軒記後

巽齋先生曰徂徠石先生名介質肅唐公名介鄭公俠字介夫  
半山老人字介甫凡有取乎介者其人必可觀也予嘗評之徂  
徠之介為孤峭質肅之介為直方鄭公之介為敢決荆公之介  
為執拗三公之介純於天資荆公之介雜於客氣介則一而其  
所以介則不同也予独悲夫強辨堅忍虛名偽行介甫以誤於  
其君以厲於其時至今天地易位人極不立皆此介之流也徂  
徠不得為諫官唐公爭新法不勝發憤死鄭以一跌碌碌州縣  
不復能自振迅介美德也三公得其純坎圻於當世彼其角血  
氣之私竊名譽之盛而遺毒迨今日而未已嗚呼偽行之誤人  
而直道之難行久矣呂元吉之先人名介軒予不及識其人諸

君品題類以為言和而行果也温而氣剛然則是介也視前三  
君子有光焉然君止於布衣懷其耿耿不見於用則君之所遇  
又為不幸者雖然介在我幸不幸在天吾求無忤乎本心可矣  
何外物之較風氣淺薄其能刻厲矯揉以竊毅然丈夫之名者  
已不多見若夫以直自懟而毀方為圓以就外物者多矣外物  
卒不可得而本心空自喪失是則介軒之罪人也元吉重念之  
哉

跋周蒼崖南嶽六圖

扶藪植傾補空續高吾欲觀於嵩恒岱華其放六合於秋毫也  
邪

跋李孟博東山夢境圖



昔有得湘中老人誦黃老之詩於恍惚中者前輩謂其語非太白不能道今圖中武士所授孟博帙甚鉅度幾亦有格力如此詩者列其中乎願出以示子當許君親見太白何但夢也然萬一太白訝其孫輕發藏室或復遣六丁下問世者書何在仍取以去君將無以為東山鎮則不如勿出

跋周一愚負母圖

已未之變周君一愚家於狗咬石之下最先遇禍君從其兄負母越溪以逃妻子溺死不能救也事平君為圖紀其狀諸公嘉其臨難識所輕重褒之不絕口予謂人子之事其親不幸而處人事之變急所急而緩所輕本心之不能不爾其於天則蓋非有一毫之增益也一愚之處見豈其欲以為高哉正可悲耳嗚呼

呼自狗咬石之失險江右之父母妻子離散不知幾人覽君之圖豈獨為其一家哭哉誰謀不臧一至於此昔魏陵繪襄樊之戰為于禁屈伏龐德怒罵之狀將耻禁也彼禁敗事者見之宜發慚以死然龐憤上就殞使其骨肉見所畫像尚復何忍君此圖一開卷當一流涕毋為自苦子將請之轉示前之玩敵拒戍者使誤國者死有餘媿而君其庶少寬乎

題陳尚書昉雲萍錄

公守建陽人和政成皇曰來歸從家斯榮我時在館望公珮珩公不我遐我德公誠公錄班如友朋公卿維公下士敬附氏名

題中書直院劉左史震孫雲萍錄

忠肅公朔人以直節名一代今中書左史負沉厚剛峭之氣以



朔名齋蓋於高曾規矩焉其始聞其風今見其人輒書氏名昭與潔也

### 跋辛龍泉行狀

予昔待罪館閣辛君應始改官受龍泉來訪予語以山川風俗之故君離坐傾聽若謹識之他日子持節君適在部內知君廉且明於縣百姓有恩也會子罷歸後來者於予尋仇幾累君賴仁聖在上君與予俱得免去年予忝為郎君來受倅相見甚歡俯仰且兩年君季子過子則知予去國未幾而君逝矣君仕宦淮襄間勤勞辛苦德於人者深予生晚不及悉龍泉子父母旁國子親友在焉能言君終始無一日簞箠惟薄之跡事實而有証予是以信君之為賢悼君之不可作也君季子以君狀示予

### 捧卷三讀為之哽塞

#### 跋蕭敬夫詩藁

累九承蜩戲之神者也運斤成風伎之神者也文章亦小伎詩又小伎之遊戲者秋屋蕭君自序其詩乃有不克盡力之恨昔人謂杜子美讀書破萬卷上用資下筆如有神耳讀書固有為而詩不必甚神予謂秋屋藁亦云可笑顧何足恨哉予聞君之為學沈潛堅忍其自得者深充而至之有耿耿詩之上者

#### 跋李敬則樵唱藁

三百五篇之詩間出於田夫野叟之作當時樵者固多能詩自晉唐來詩始為一道而作者有數矣今李敬則莊翁於詩大用工力然猶不敢自以為傑謙而托諸樵今樵安得此可人其古



樵之流亞歟抑君嘗從蔡覺軒學庸齋復贈詩曰男兒不朽事  
只在自身心君生武夷山下此晦翁理窟山林之日長學問之  
功深君非徒言語之樵也身心之樵何幸從君講之

### 跋劉玉窓詩文

予嘗造玉窓之廬環堵蕭然青山滿戶真詩人之資也唐人之  
於詩或謂窮故工本朝諸家詩多出貴人徃徃文章衍裕出其  
餘為詩而氣勢自別予觀玉窓不特工於詩諸所為文皆嘗用  
意而其為人又魁梧端秀疑非久於唐人之窮其駁於本朝  
之風氣者乎玉窓劉氏名芳潤字元方五雲人

### 跋周汝明白鳴集

天下之鳴多矣鏘鏘鳳鳴雝雝鴈鳴喈喈雞鳴嘒嘒蟬鳴呦呦

鹿鳴蕭蕭馬鳴無不善鳴者而彼此不能相為各一其性也其  
於詩亦然鮑謝自鮑謝李杜自李杜歐蘇自歐蘇陳黃自陳黃  
鮑謝之不能為李杜猶歐蘇之不能為陳黃也吾鄉周君性初  
善為詩署其集曰自鳴予讀之能知其激揚變動音節之可愛  
而已予亦好吟者然予能為予之言使予髣髴性初二語不可  
得也予以予鳴性初以性初鳴此之謂自鳴雖然凡音生於人  
心其所以鳴則固同矣

### 跋胡琴窓詩卷

琴窓遊吾山所為詩凡一卷或謂遊吾山如讀少陵詩平淡奇  
崛無所不有或謂讀琴窓詩如行山陰道中終日應接不暇詩  
猶山邪山猶詩邪琴窓善鼓琴高山流水非知音不能聽然則



觀琴瑟詩必如聽琴瑟琴瑟胡氏名日宣

跋趙靖齋詩卷

趙史君以靖名齋其與世澹然相忘而寄思於詩有冲遠閑遠之韻以靖為受用也公歿其壻承簿段君哀其詩為帙出示於人而公之所以為靖者始復表暴由公之本心豈計後人之知已哉段君所為其盛德之不可掩也然則其翕也固所以為張也歟

跋王道州仙麓詩卷

讀仙麓詩詩材政自滿天地間也杜太苦李太放亦踴厲慷慨從李杜間分一段光霽如長慶集中君尊臣卑賓順主穆仙麓疑甚近之香山天資倜儻樂易其居又有疏泉鑿石之勝與一時名輩為宮為商九老圖中槩可想見仙麓屋九山下其騎氣衝風風流正自相接至其當春陵龍蛇起陸之際山窓畫水石昇茶香微一日改其吟詠之度是九倒囊矢破的無地不然也神人瑞士其氣為清淑者為一故心常得其自律自呂之妙仙麓此集宜與長慶並行無疑

題勿齋曾魯詩藁

勿夫子語頗以作聖工夫也作詩亦有待於此乎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固出於性情之正而後可曾君魯擇言未為不精尚勉之哉

跋惠上人詩卷

齊已賦梅鄭谷為改一字師不覺下拜予材不及谷遠甚讀惠



上人編不能措一辭然則谷不可於齊已之不可予則可於惠之可

跋道士婁君復詩卷

余去年行嶽麓下遇山人譚弥明出處謂八桂堯廟有弥明題墨在焉世見石昇聯句高右奇崛謂是昌黎寓言今觀婁君三卷則知弥明嫡孫正自堂堂也何寓言之疑之有

跋彭道士虛碧房

虛碧天夢境也黃州之夢遊於斯夢口境也志和結房於山虛碧其顏援黃州夢也命予為之辭記累夢也雖然予焉得以為夢乎夫有大夢有大覺君其問諸希夷先生

跋番易徐應明梯雲帙

易之坎為水為雨為雲而雲之象獨著於屯與需屯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言陰陽始交而未暢猶世道方險阻之日時則君子奮其經綸有身屯之道焉需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言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猶君子蓄其才德而未施於用時則君子養其氣體和其心志而居易以俟命焉易象雲者二一以為君子用世之象一以為君子樂天之象易於進退行藏之義各有攸當子聞之聖賢畏天命而悲人窮未嘗不皇皇於斯世然方其初也守其義不隨世而寔晦其行不求知於人脩其天爵無所怨懟一日達可行之天下正已而物正而所性不存焉嗚呼聖賢非坐視民物之屯者而安於需若此則其道之所存也後之學古者宜可以觀矣讀豈華梯雲帙有感而書



跋隆興王邦立所藏元祐閔書

昔者嘗讀巧者王承福傳見其自言操鋸以入貴富之家有一至再至三至而皆為墟焉問之或刑戮也或子孫不能有也或歸之官也巧者棄官動喪其土田手鋸衣食其色若自得疑若貴富者不可常而不如不有土田之愈也今觀王氏居豫章世守先緒保有元祐閔書以迄于今子孫業詩書其門且將有興者則巧者終身親歷之所感慨豈真足以斷千古而信方來也邪雖然巧者為不克肖者言也子為善繼者言也韓公存巧者之辭戒也子為王氏言勸也

題賈端老不忘室

允道各有入處允學各有悟處程氏以敬張氏以禮示人以從

入也而游於程張之門者或得於靜坐或得於主一或得於去一矜字悟之不必同也允入皆以悟允悟皆可入鹿岩賈君得不忘二字於水心先生之詩以名其室先生之詩崇好脩而黜徇外賤決科而尊天爵一則因言而有悟一則因悟而示之以所入師友淵源之懿去之幾年猶得見之今其孫子純寶其祖訓二字勿替引之知悟幾矣讀水心詩尚求所以入門也哉

題張德從畏心堂

德從取其家橫渠翁畏心一語為心法稱鄉前輩其子希明肯堂取而名諸為家法稱賢士夫抑天下危莫危者心天下樂莫樂者心操而存之防其危優而柔之會其樂德從講學無不盡希明有所受之矣



題戴行可進學齋

乾稱進德者三而象曰大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聖人復申之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君子之所以進者無他法天行而已矣進者行之驗行者進之事進百里者吉行三日進千里者吉行一月地有遠行無有不至不至焉者不行也非遠罪也戴君行可以進學名齋垂二十年前之進予不得而考也後之進予不得而量也獨有一言願獻於君者曰行行固君字也書曰行之惟艱語曰行有餘力中庸曰利行曰勉行曰力行皆行也皆所以為進也不行而望進前輩所謂游心千里之外而本身却只在此雖欲進焉得而進諸戴君求進者也而予言行予將有遠役其知行之理固審君之俯仰是齋也其亦反覆於字之為義也

哉

跋周應可為蔡德夫干藥物目子後

蔡德夫病且貧硯庵周應可過而顧之曰是不可坐視問藥於所知斯可謂知義之士矣予方杜門守約於所親厚未能以偏愛其何力及此顧友道以薄硯庵能崇篤如此是亦足勸厲薄俗敢不罄竭以為之從史云

跋彭和甫族譜

莆中有二蔡其一派君謨其一派京傳聞京子孫慚京所為與人言每自詭為君謨後孝子慈孫之心固不應爾亦以見世間羞耻事雖為人後猶將愧之彭和甫之派來自博士齊非珩後也今其譜牒併二族為一本為君謨之後而引京以混之人情



固大相遠哉予聞晉沈勁耻其父陷於逆致死以滌之卒為忠義唐柳玘有言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無異他人是以脩己不待不至諸公皆勸和甫以自立和甫而祖玘猶當為沈勁和甫而祖博士柳玘之言得不勉乎哉

### 跋吳氏族譜

自魏晉以來至唐最尚門閥故以譜牒為重近世此事寢廢予每為之浩歎今觀吳氏族譜源於禾川之燕市派於西昌之白沙自宋興以來衣冠燦然蓋升學者二十有二舉於鄉者五十有七薦於漕者三奏於禮部及精究科賢良科者九而特科恩封世賞拜爵者又三十有四人盛哉可觀矣自昔以知力持世功利起家有道所忌傳不數世惟詩書之澤綿亘延延愈久而愈不遂赫赫而蹶孰與循循而至者哉天下之理可以久者必可大吳氏代有人焉其將有尤者出以其時可矣

### 跋揚宰記曾氏連理木

右連理木記誠齋先生叔父百里君筆也乾道距今幾年墨跡如新曾氏之父祖子孫其歲之也謹也季淵來京師携其所謂連理圖及諸名公詩記凡一軸而是記編於圖詩之間季淵蓋將來表章於當世之有道以廣大其瑞以昌其先志會有取之以往而鄰火夜不戒是軸併以煨燼季淵悼前輩之不復作而家世百年之寶一朝而失之蓋於是記重致意焉初予讀其文愛之命吏為識之別帙以備遺忘季淵不之知也及善本羽化而楊子精神心術之燁然者獨在吾帙間曾氏之故瓊似墜而



不墜齒頰有此則予昔也讀而愛之愛而識之固默有以開其  
衷者夫物之存亡莫不有數而其既亡而不遂亡不存而後終  
存者雖人力之偶及於是而識者不敢諉之於數之外季淵喜  
子存曾氏之舊就俾書之而子亦自以為有功於揚子不敢辭  
季淵得此於鬱攸當無所憾揚子而知斯文之不泯也吾知其  
亦為子欣然矣豈獨木也

跋彭叔英談命錄

命者令也天下之事至於不得不然若天實使我為之此之謂  
令而自然之命也自古忠臣志士立大功業於當世往往適相  
解后而計其平生有非夢想所及蓋不幸而國有大災大患不  
容不出身扞禦天寶驅之而非夫人之所欲為也當天下無事

仗於其時者不見兵端豈非命之至順蓋至於不得已而用兵  
犯危涉險以身當之則命之參差為可閔矣士大夫喜言兵非  
也諱言兵亦非也如以為諱則均是臣子也彼有王事執掌木  
邊啓居至於殺身而不得避是果何辜吾獨何為而取其便如  
以為喜則是以功業為可頌總然利天下之有變是誠何心  
哉是故士大夫不當以為諱亦不當以為喜委質於君惟君命  
所使君命即天命惟無所苟而已星翁曆家之說以金火羅計  
幸皆為主兵之象遇之者即以功業許人十一曜之行於天無  
日不有無時不然人物之生亦無一日可息是適相值者亦時  
而有之也治亂本於世道而功業之顯晦關於人之一身審如  
其說則人之一身常是為世道之軒輊有是理哉聖賢所謂知



命僕命致命皆指天理之當然者而言是故非甘石所曉彭叔  
英儒者也而星翁層家之說尚不免膠固歐陽巽齋先生既具  
為之辨予復備論之叔英持以復予先生

跋王金斗談命錄

萬鍾浮雲我有靈龜季子伯仁得印奚為佻仰利害桔槔夏畦  
彼昏不知彼昏不知噫王君又從而鼓之舞之邪

跋劉父老季文畫像

州有父老員若干月給廩俸若干太守歲二月出郊號為勸農  
則名是二三父老者俾聽勸戒之辭王震實無所聞其代而聞  
之者斯人也田里有疾痛或水旱則父老以其職得轉聞之長  
民者然則其事亦不輕矣劉季文齒望八袞蓋父老之一以一

州之人高年者蓋多矣而劉得以壽考隸官之籍且其得祿如  
在官時節有光焉一日以其喜像來求贊予觀其田里淳龐之  
狀山林朴茂之氣得壽於世非曰偶然嗚呼壽有火色騰上必  
速者非人間水器虎頭燕領當封侯萬里外亦幾勞苦拂亂之  
甚劉雖貌若甚朴者然終身田里無辛苦之態以至於壽言貴  
之樂顧足易康寧哉是亦云足矣予未暇贊因備誦其為人聞  
者倘有利於斯言乎

跋李氏譜

族譜昉於歐陽繼之者不一而足而求其鑿鑿精實百無二三  
原其所以蓋由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捐親戚棄墳墓往往而  
是雖坡公不免焉此昌黎公所以有不去其鄉之說也友人李



希元示予家傳自唐西平忠武王子憲至其先人十數世墳墓  
皆在日隄亦可尚哉使昌黎公見之亦將以羨楊少尹者羨之  
矣予家本石室蓋無可疑而自出蜀以來未免與蘇公同是一  
慨方擬乞身後即六七世墳墓可考者取蘇公族譜引而損益  
之使世之子孫孰為典要且以揚侯不去其鄉而亦能也觀李  
氏之族譜重有感於昌黎之說云

贊

巽齋先生像贊

歐陽巽齋望宗六一辛丑撥科親老謝職色難愉悅思報親恩  
學通經史有本有根司戶虔州化被亦虫類別駕建昌益樹名節  
轉官秘著不為苟諛說書崇政講貫唐虞都官刑曹諱徽詳備

考文咸均濟濟多士疏抗龍顏宜絕嗜好欲心一萌良心隨耗  
天子嘉納年高與祠橫經論道一世宗師及門之徒不將即相  
河汾王通雲龍下上名齋以巽殊非過情六一之學實傳先生

贊龔知縣龍

龍猶有欲垂頤就豢孰知吾龍頭角霄漢舜卿之筆子輝之德  
往來清風霖雨八極

贊程縣丞龍

蟄于滄洲駭于海垠憫四域之焦枯遽奮水而張鱗固將神變  
化水下土豈直噴蛙躁蟹役役於形氣也邪

贊何了翁帳龍

淵蟄其真雲發其神為道不泥遇止乘行是為龍之靈是何君



之所以名

贊三山莊之龍魁星

太極初開即有星紀字始蒼頡科始漢氏後人因之為鬼為斗  
乾元坤元非德非有勗哉在君明辨密察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贊沈俊之筆

取體孔良厥心孔端資汝心匠達我心官

銘

彭叔英砥齋銘

爵祿之石厲世磨鈍頑夫奔走東隅蕩盡中流之柱障山回瀾  
岩岩具瞻千古如山嗟今之人摸稜義利金銀銅鉄撓為一器  
淬去穢濁刮出光明他山之石有如斯銘

黃山人羅鏡銘

陟彼高岡相其陰陽因以箴之終然允臧

辭

劉良臣母哀辭

維婦德之中正兮助乎人彛彼美其盛壯兮甘白首於一牧安夫  
仁者必有壽考及耄而望期願夫有德者必有後考紛四世其  
蕃滋嗚呼全而生之考必全而歸之從一以終考尚得正其何  
悲

贈人鑑蕭才夫談命

歲單閏人鑑蕭才夫過予以予命推之言頗悉是秋迄次年予  
所遭無有不與其言相符噫人鑑其神已為之辭曰 取陰陽



之大化兮布濩垓垓出王游衍之度思兮苗淺淺乎為天自青  
紫食窮經之心兮恠詭乘之而相挺竊掠五緯之膚兮誑其愚  
以自賢方疾其拂耳騷心兮羌作炳於耿綿將事實與行會兮  
抑扶幽而鈎玄予將窺前靈之逸跡兮就有道而正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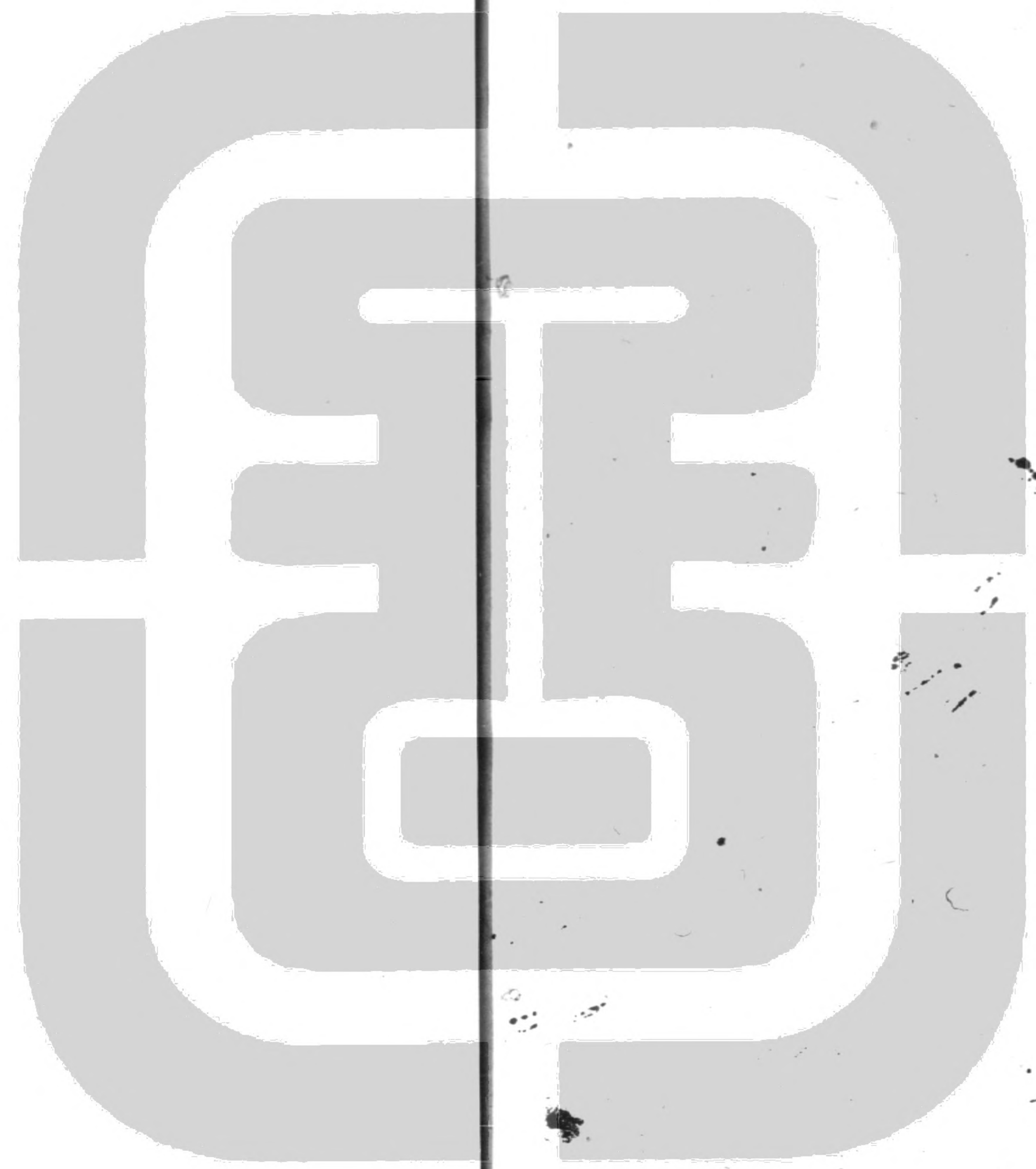
鄒翠屏改莖哀辭

霜露成冰兮寒谷悲陽春歸兮草萋萋君一去兮何之造舟為  
梁兮車馬悠悠朝出遊兮暮歸休君一去兮誰留君故人兮如  
雲白髮兮縮絃高臺曲榭兮如昨歌舞兮成陳君自時兮桂花  
昔芳稚兮今婆娑秋香飄兮九霄君不見兮奈何

吳伯海自號滄浪為徐徑畝所喜携諸公詩來訪因有  
感作滄浪歌并呈巽齋先生

世混濁而不清兮蟬翼為重千鈞為輕彼崩浪其無據兮何纓  
非是何是非纒嗟靈均之好脩兮安能變物之汶汶涵泥揚波  
以相從兮羌不知漁父之用心莞爾而歌鼓枻而行噫漁父其  
何如兮掉頭平靈均





文山集卷十四

十九

三



卷一